

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

◎张华

灯下漫笔

和朋友闲聊,当聊到孩子的教育时,气氛一下子沉重起来。大家都在为孩子的未来担忧,每个家庭都在卷,每个父母都在拼命,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成功的人,做一些看起来成功的事。

作家梁晓声受邀到某大学作讲座与学生互动时,一男生语出惊人:“如果30岁前,最迟35岁前,我还不能脱离平凡,那我就自杀。”

梁晓声问:“那什么是不平凡呢?”

男生回答:“或者有一定社会地位,或者有一笔数目可观的钱,或者掌握一定权力。”

后来,梁晓声接待一个欧洲学者时,对方问梁晓声:“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,那是什么?”

梁晓声答:“怕一种平凡的东西。”

欧洲人追问:“究竟是什么?”

梁晓声说:“就是怕平凡的人生。”

欧洲人无比惊讶:“太不可理解了,我们大多数欧洲人都愿意做平凡人,过平凡的生活,你们怎么那么害怕平凡啊?”

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影响很深,因其强调“大成”等理念,将追求卓越和完美视为实现个人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途径。在人们的潜意识里,“平凡”是一个近乎贬义的词,而“成功”则鲜亮诱人。但大家对那些所谓“成功”的理解,或许“你以为的你以为,只是你以为”。

在古代做皇帝,很成功了吧?权倾天下,呼风唤雨,天天山珍海味,夜夜三宫六院,可谓世界上最好的职业。

事实上,“皇帝般的生活”未必有想象中那么美好。

举个雍正皇帝的例子吧,如果我告诉你,他是被活活累死的,你会相信吗?

雍正皇帝在位13年,我们看看他的生存状态。

据统计,雍正年间的奏折共41600多份,如果雍正皇帝实行996工作制,每天也要审批10多份奏折。

除了奏折之外,还有大量由六部和各省送来的政务文件。这些文件可不仅仅是看看,很多都有详细的朱批,有些朱批多达一千多字。

雍正在位13年,亲笔写了1000多万字的批文,平均每天2400多字。当然,这只是雍正皇帝的日常工作之一,他每天还要上朝、接见各种官员,有处理不完的国家大事,那可真是“天大的事”。

勤于政事的雍正皇帝,平均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。这样的工作量,大多数人听了估计都会眼前发黑,双腿发软。

辛苦一点也就算了,皇帝还是一个高危职业。由于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,引来多少人觊觎,历史上被自己部下、朋友甚至亲兄弟、亲儿子干掉的不在少数,古代意外死亡

率最高的群体非皇帝莫属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皇帝想到这些,不免惊出一身冷汗来,一会儿怀疑这个有阴谋,一会儿怀疑那个要政变,估计很难睡个好觉。

康熙皇帝在遗诏中有这样的感慨: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,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。他们怎么知道,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,使人不胜其劳。做大臣的,想做官就做官,不想做就不做,回家抱抱孙子,优游度日。皇帝们就没有这样的幸福,做了皇帝就再也没有退路。

可见,皇帝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职业,所谓“欲戴皇冠,必承其重”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皇帝们看上去很牛逼,其实过得很苦逼,“可怜生在帝王家”这句话一点儿都不“凡尔赛”。

如果皇帝是特例,那就看看那些聚光灯下的“成功人士”,哪一个不是“人前风光、人后沧桑”?事无巨细的工作、无处不在的责任、剑悬头顶的压力、没完没了的应酬、错综复杂的关系,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他们一边享受着别人的恭维和赞誉,一边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风险和挑战。谁会在意他们刚抹去眼角的泪水,又匆忙披甲上马、咬牙前行的身影?

我们天天被教育要成为一个成功者,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,如何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。

老子说“有无相生”,很多事物都是动态平衡的,你拥有这些,就必须放弃那些。试想,身居高位、身着正装端坐在主席台的人,能肆无忌惮地打瞌睡、打喷嚏、掏鼻孔、挠痒痒吗?有钱人的快乐,你想象不到。同样,有钱人的痛苦,你也无法理解。据说,富人最怕被问到的就是:“你都这么有钱了,还有什么烦恼啊?”只有他们知道,钱可以解决烦恼,更可以增加烦恼。世界上的好事常常和钱没有关系,但坏事几乎都和钱有关。

如今,丰衣足食已成常态,人们基本的生活条件大同小异。追求更多的身外之物,属于锦上添花。但凡事都有代价,假如更多的财富必须牺牲健康,我宁愿选择健康。假如更高的职位必须趋炎附势、跪舔他人,我宁愿选择坚守。假如出人头地必须丢掉原有的快乐,我宁愿保持现状。

“假如你命该扫街,就扫得有模有样,一如米开朗基罗在画画,一如莎士比亚在写诗,一如贝多芬在作曲。”人生最幸福的事情,是做真正的自己,即使普通得不能再普通,只要有健康,有尊严,有期待,只要能享受人间烟火和天伦之乐,只要能和自己安然相处、握手言和,此生足矣。

所谓的“成功人士”是极少数的,所以成功很难。在我看来,其实比成功更难的是幸福。成功的人不一定幸福,幸福才是人生真正的、最大的成功。

从明天起,不,从今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。



夕照

◎顾彬斌

一地青

◎王振羽

玉兰一瓣

江南正是梅雨时节,淫雨绵绵,潮湿滑腻,让人厌烦不爽。此时的莽莽中原,各种媒体却不断传来干旱无雨的讯息,麦收之后的田野苦于无雨不能播种,令人忧心如焚,坐卧不安。昨,和生活在汝水边上的爹娘视频通话,互道平安。爹娘说,旱情缓解,秋都终于种上了,又是一地青呢。好一个一地青,闻听此言,真是感慨不已。

乡人多依靠土地而生存,一年四季,耕耘于斯,物作轮回,两年三熟。秋收冬藏,小麦播种,瑞雪帮忙,一切顺遂,令人喜气洋洋。过年之后,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。青绿绿的小麦蓬勃生长,转眼间,麦苗拔节分蘖,由青绿转为淡黄、深黄,滚滚麦浪,盖地铺天,煞是喜人。这一番青黄转换,遇到风调雨顺,起承转合,悄然而行,天衣无缝,自然和谐,当然好了。且慢,麦收之时,乡人為何称之为抢收,为何又说抢种?小麦由青转黄,一旦成熟,务必尽快颗粒归仓,否则若遇天不帮忙,或大风,或大雨,狂飙顿起,大雨滂沱,一年的丰收在望,就要大打折扣了。抢是速度,抢是赛跑,抢是争分夺秒,抢是环环相扣。抢收麦子之前,担心下雨。抢收之后,就要抢种,则又要有雨水,需关注墒情。种啥?种秋。大地哪能让她空闲抛洒?要抓紧把秋庄稼种上啊,又是一季的收成在望呀。此一时,彼一时,这一时间节点,不是怕雨、恐雨,而是盼雨、想雨,有点望眼欲穿、翘首以待的急切了。若天公作美,大雨沛然,自然是皆大欢喜。但,人间事,不如意者常八九。盼雨来,她偏不来,扭扭捏捏,作势装腔,架子大得很呢,比如今年。

麦收过后,乡人心急火燎着赶快把秋庄稼种下,好再出去打工。

无奈这老天就是不下雨,非但不下雨,气温还猛蹿上升,奇热不减。这可咋办?总不能坐等甘霖望天收啊。于是乎,乡人们开始抗旱浇水。水从哪里来?以前有西边白龟山水库的水,沿着绵延逶迤的干渠缓缓而来。如今,白龟山水库据说更名为平西湖,已经是风景区了,干渠也大多损毁废弃,早已经不能用了。只能从汝河、湛河里挑水、抽水,这一番烈日炎炎暴晒之下的腾挪搬运,肩扛手提,拖泥带水,奔走忙碌,把人累得腰酸背疼、气喘吁吁,尽在不言中。如此辛苦努力,种子下地了,本以为可以稍稍喘口气了,谁知道,老天还是一副犟脾气,气温继续攀升,老天依旧晴热,如此这般,这种子怎会发芽坐苗?这秋季眼看就要青黄难接,怎么办?乡人们不能坐等,继续想办法与天斗,为土地想办法。现在耕地之中,多有机井,就地抽水,看似灵便,但要发动动机,要买油,要扯着水管子去浇地,你看乡人们,个个都如泥猴子一般,哪顾得上洗脸?啃个馒头,吃个烙馍,就着凉水,就打发了一顿饭。水浇过之后,又不断被蒸发。听乡人说,浇过一遍之后,不到一个时辰,地就又干了,如把水泼在火炉上一般啊。

乡人们大多就在耕地里安营扎寨,让家人们送饭来,这样的辛苦抗争,这样的不计成本的艰辛付出,终于有了大体差强人意的结果,秋苗钻出地面来了,叶片展开了,开始挺立起来了。很快地,不管是花生、黄豆、玉米,还是其他秋作物,也都活泼泼、蓬勃勃地你追我赶,覆盖住麦收之后的大地旷野,联袂而成青绿的地毯,张扬开来,活泛起来,把汝水、湛河两岸渲染成了青绿的海洋,浮动在这青绿之上的错落的村庄,则宛如一座座森林、绿岛。

农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父亲说,今年的一地青,真是太不容易了。